

萬
花
臺

萬花臺

古本戲曲叢刊五集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
康熙凝馥齋刊本景
印原書版匡高一九
六毫米寬一四三毫米

萬花臺叙



夫作文而不關世道人心不作可也故傳奇小
道勸懲寓焉雖然竟有導淫誨盜污筆累墨以
取悅乎時者吾正不知其何心也雖然此其人
原無世道人心之慮更何有於勸懲而又儼然
援剗剗災梨枣此其人恨不以呂政之大坑坑
之此其書恨不以烈火之拉雜燒之也故

帝衛翼經書廓清宇宙其息邪說

不在禹下而三十六年之德政亦僅此一舉耳
後世著述林起子史百家以及山農藝政之書
里巷謳吟稗官小說之顛汗牛充棟不可枚舉
而要之有關世道人心得勸懲之遺意者即為
不朽之書外此其人可坑其書可燒也予承乏
劇邑簿書鞅掌著述未遑自愧德薄才疎不克
起衰救弊揚亢風雅每欲與邑中之賢士大夫
講明而興起之而觀翁張父母適以萬花臺

院本相授命余叙之余讀竟不覺喟然而嘆曰
有是哉張父母之為是書也其通於政矣夫
古之為政者民之疾痛如已之疾痛焉民之陷
溺如已之陷溺焉疾痛之方當思何以藥之陷
溺之方當思何以拯之而藥之拯之之道竟有
不必布之文告施之政刑而家喻焉而戶曉焉
是遵何德歟昔者一伶人演秦檜陷武穆事忽
見皮匠握手中刀從人隙中跳躍登場怒目裂

眦截取伶頭以去嗟乎彼豈不知於秦檜者之
非秦檜耶而一激於義憤又止知於秦檜者之
即秦檜耶而何暇為伶人計乎由此觀之其感
人之深入之之切未有過於傳奇者也如是本
之立志如秦氏也從一如尹兒也報德如聞人
也立功如于楚也以至李之俠也武之奸也昌
宗之淫也徵以古跡叅以新文錯綜而變化之
寓風流於貞淑之中矜香艷於淫褻之外強奸

邪拯害類演之當場共為觀聽使賢者益知務
其向上之心愚不肖者亦可懲其匪僻之念豈
非助為政者之不及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子輿氏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聞秦氏之
風者可以起懦也聞尹兒之風者可以立廉也
聞聞人之風者可以敦本也聞于楚之風者可
以晚蓋也以至鄙吝見消于多祚而奸淫懲創
於武張則是本之有關於世道人心堪與子史

等書並垂不朽傳奇云乎哉由一邑而播之鄉
國由鄉國而播之天下民將不賞而勸不怒而
懲風俗其庶幾矣乎是本也亦可知 父母昔
日之為政矣哉

康熙五十季歲次辛卯桂月上浣隣治年家弟
咎爵林頓首拜題於會稽官舍



屈平湘潭絕唱離騷一經求宓妃見逸女雖別有所
托大抵皆言男女之際也予填花臺一詞或謂好色
而淫有乖國風大義不知以才遇才未有不愛且篤
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登徒子非好色者耶且聞張
旭善草書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益進予之所作何
必不然故非情之不可情而無才之不可也彼浪逐
東風尋花問柳者竊謂才子佳人風流韻事不幾等
東施之捧腹乎然亦夢裡邯鄲枕邊蝴蝶金石雖堅

何有於我

康熙歲在辛卯耶溪散人張鼐自識



此書草書題公蘇大愚藏後器而益數年之酒升同
沐部文河穀五岳吾輩登封于非致吾者服且問題
而氣亦乘風大蘇不賦以水鼓木未育不愛且書
井大洲者言以文之烈也手與外臺一隔起情致
臥平脈戰錄即購選一錄外校以夏多文雖此存

張鼓小影



巧十三傳奇筆意

一笑緣偶筆

二筴媒腐筆

三世因鐵筆

四才子俗筆

五色旗夢筆

以上一套

六國終憤筆

七寶釵宦筆

八洞天幻筆

九華山悟筆

十錠金拙筆

以上二套

百歲坊寓筆

千里駒旅筆

萬花臺禿筆

以上三套

張鼓自記



張欽巧十三傳奇識後

竊見世人忘饑渴溷寒暑役々於名利兩途且
欲厚積以為子孫計即倖得之矣猶以為事
未畢而願未酬若此輩者則誠入世甚淺而巧
以自處矣吾亦非不羨之第以人各有志不能
強為一轍余也天賦欽質由性而欽因欽成僻
自童時失業制義愛博不專長遊輦轂
下名利之心澹如也近年屆服政甫任曲

陽梗僻之性不諧於俗為官所累屬請乞
休歸里克遂素志以泉石為娛與雲山
作伴披襟林下將自習其數長為數人後
世而已及以藉戲臺為棒喝喚醒世人之
夢不亦數已以數人乎且更以數立名依次
而編所有一喚像二楚媒三世因四才子五
色旗六國終七寶釵八洞天九華山十鎗金
百歲坊千里駒萬花臺等劇似此適興之

具纍至一十三種試為記茲則可寓之以巧又
必類以一五十之而伯之而千之而萬母以弄
巧成拙誰後諫余一片醒世之苦衷耶嗟
嗟百年強半空白頭顱終不克爭名逐利
遠去遙慙難免人指為戮余亦無辭以奮
矣夫構詞之際脫或筆機稍滯慮生寐始
瞑目數息甚至費寢忘餐雖摹撫旬日之
下批發嘔血未得隻字之報又何異忘饑